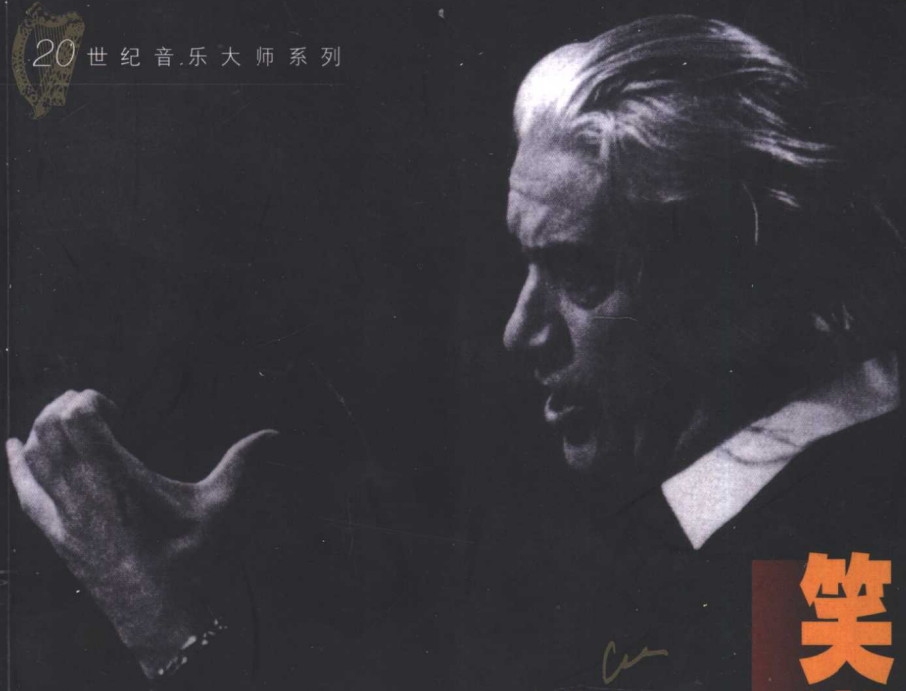


20世纪音乐大师系列



*Sergiu Celibidache*

笑傲乐坛

切利毕达克

李云申 周燕 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Arrau Claudio*

# 笑傲乐坛

# 切利毕达克

李云申 周燕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傲乐坛 切利毕达克/李云中,周燕编著.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1.2

ISBN 7-80553-924-3

I.笑… II.①李…②周… III.切利毕达克-生平事迹 IV.K835.4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822 号

责任编辑:李 章

封面设计:陆震伟

笑傲乐坛 切利毕达克

李云中 周 燕 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i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17,000

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80553-924-3/I·34 定价:18.00元

Die Welt hat es bis heute noch nicht erfahren:  
Die Musik ist nicht nur schön. Das Schöne ist der Köder zur Musik.  
Musik ist wahr!  
Sergiu Celibidache

世界至今还没有认识到:

音乐不仅是美。美只是通往音乐的诱饵。音乐是真!

—— 塞尔吉乌·切利毕达克



## 目 录

### 一、多彩的切利毕达克(3)

绕口的名字——他是谁/歌剧是艺术的杂种/酷评柏辽兹、瓦格纳、柴科夫斯基、马勒、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等/怎样“经历”音乐/“当上指挥还不一定就是音乐家”/我的敌人：简单地重复/指挥家——作曲家遗嘱的执行人/他的那张脸会说话/严厉的切利/与诺曼不愉快的合作/鼓掌的“要求”及看待掌声/“德国风格”的捍卫者/切利与乐队的关系/谢幕/薪水/“指挥通常是些很原始的人”/“没有人能接这个班”

### 二、柏林回旋曲(33)

1992年3月31日：一个流浪儿的胜利凯旋/总统魏茨泽克的外交/“你们演得太多，这会坏手的！”/“这个乐团已不是昔日的那个柏林爱乐”/“我一生中最富有的时候”/无名小卒/托比安夫妇/富特文格勒/帝国灭亡——“我脑子里还有些碎片”/重建柏林爱乐乐团/波夏特之死——切利的浮现/一号许可证持有人/为富特文格勒复出奔波——“只有十个人知道真相”/切利毕达克的两个面孔/英伦之行/“销魂的烈火”/卡拉扬加入“柏林三重奏”/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的名字比C响”/与富特文格勒诀别/“你们演奏得像个乡下乐队”/权力移交/卡拉扬的封锁/一别三

十八载/“我必须顺从”

### 三、无冕之王(79)

1989年罗马尼亚的政治风波/罗马尼亚人在呼唤:“人民现在需要音乐”/慕尼黑爱乐乐团成为音乐大使/回到故里的切利——“祖国对于我意味着很多”/“我为罗马尼亚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罗马尼亚给了我什么?所有的一切!”/“埃内斯库只是个平庸的作曲家”/我不敢再看罗曼城/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弟弟和切利/早期音乐教育/体育迷、恶作剧“魔鬼三重奏”/迷恋数学/艾伦柏格的预言:“到德国去,那里是你的天下。去柏林,从那里你将主宰整个世界,你将成为无冕之王!”/少女约安娜/海因茨·替森:“速来柏林!”

### 四、“漂泊的荷兰人”(96)

南美之行:智利——爱的记忆/对女人的敏感/对足球的热情/迪·斯台芳诺——《出发,马德里》/1976年,格拉那达:“剧场不改建我们就不演出”/“布尔戈斯算什么?什么也不懂!”/1988年慕尼黑爱乐乐团在以色列/逃离柏林/不愿放弃自身音乐理念的流浪者/意大利岁月/“纳粹背景”:卡拉扬与切利/1957年重返柏林:(RIAS)广播交响乐团/1957年北威州之行,终结者:科赫/里帕利岛上的自我王国/格拉茨小镇的宁静/“普琦”,奇异的女人——“唱布拉姆斯不能用这么大力气和男子汉味”/伊达·亨德尔,何等的吸引力!——共同录制切利唯一的录音棚唱片: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约安娜/哥本哈根与斯德哥尔摩——不愉快的记忆

### 五、我犯了一个错误(127)

志同道合者 ABM——米凯兰杰利/男子汉之间的友谊/ABM——米凯兰杰利日本遭遇——与切利友谊的休止——拉威

尔协奏曲解冻/可恨的日本人：Sony 简直是犯罪/我有一张“黑名单”：诺曼、波利尼、穆特、齐默曼……/“海菲兹简直是让人难受！”/巴伦博伊姆是个优秀的钢琴家/弗朗克-彼德·齐默曼：“压抑得不自由”/独奏家与指挥，谁是中心？/不可调教的穆特——“现在您得把从卡拉扬先生那儿学的那一套全忘掉！”/不讨人喜欢的“大嘴”切利/克莱伯“天国”传书/我犯了一个错误——与 ABM 分手

## 六、斯图加特岁月(155)

斯图加特寻访指挥，令人失望的穆蒂/三个轮子的车子没法开！——“艰巨的问题是留给伟大的人们的”——第四个轮子！/乐队诊断书/瑜伽功、催眠术/独奏家、薪水/“这是对音乐的谋杀”/“可能是排在柏林爱乐之后德国最好的乐队”/布鲁克纳卫道士/“他们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失败的谈判、告别演出/不愉快的收场/慕尼黑，悄无声息的外交/“我向您保证，不出三年您就认不出您自己的乐队啦！”

## 七、登顶慕尼黑(176)

授勋/“策李毕达彻”/慕尼黑：等待你的是什么？/新闻战——与凯泽结怨，“这里还维持着黑暗的传统！”/“这个指挥被抬得过高，其实他什么也不会”——“这些人该去写妇科，那里每个人都有些经验，对于音乐他们显然只是黄毛丫头”/排练的纠纷/慕尼黑人顺从了/首场演出的成功/州首府音乐总监/“卡拉扬？符合大众口味，可口可乐也是”/拒绝夏依和阿什肯纳济/“你们等于把我活埋了”/出尔反尔/“我们可没功夫说废话”/“我觉得自己像头老虎”/慕尼黑除了切利没有第二人！/拉锯战：谈判、让步：切利留在慕尼黑！/回归的辉煌：火鸟/慕尼黑：布鲁克纳迷的麦加/出访德、法、意、西，苏联/以色列之行/

“本人不出售垃圾”/“呸,可恶的交易”/为父亲建纪念碑

## 八、磨坊主的田园牧歌(225)

活到80岁的感觉好极了/信奉印度神湿伯/夜莺、鸭、鹅/不要梅西昂的鸟的音乐/新磨坊庄园:天堂——“初到乡间愉快的心情”/建筑设计师切利:“克洛埃五重奏”/教书匠切利:特里尔记忆/“伦尼”与切利/时荷州音乐节:“你总提这么愚蠢的问题吗?”/音乐不是语言/音乐现象学/寇蒂斯“弘法”/对儿子的爱/作曲家切利/读书/人生最大愿望:学习汉语以理解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我知道,确有上帝存在”

## 回忆录(263)

1. 音乐界的“眼中钉,肉中刺”——纪念伟大的指挥家塞尔吉乌·切利毕达克(格哈特·R.科赫)(263)

2. “音乐的根本并未实现”——与克劳斯·朗格(Klaus Lang)的对话(1974年)(268)

3. “把萦绕在你心头的音乐都倾吐出来……”——忆切利毕达克(哈拉德·根茨梅尔)(277)

4. “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忆好友和师长切利毕达克(彼德·米夏尔·哈梅尔)(279)

附录一 切利毕达克生平年表(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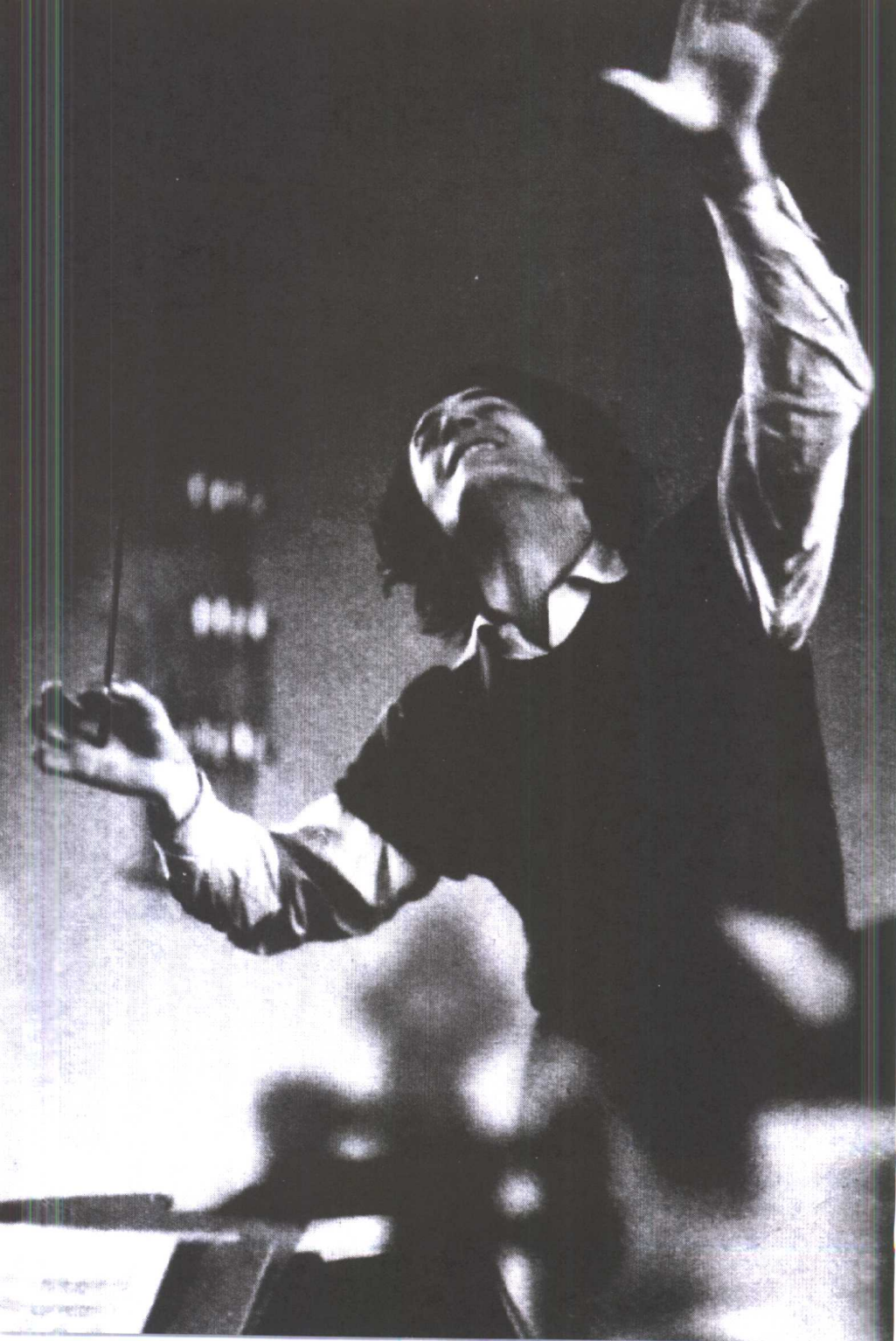
附录二 切利毕达克语录(292)

附录三 目前已出品的切利毕达克唱片目录(294)

附录四 切利毕达克在各地音乐会的录像资料目录(298)

后记(304)







## 一、多彩的切利毕达克

古典音乐会的常客对于音乐厅的“规矩”再熟悉不过了：乐队坐定，首席带领大家定好音之后，一切的目光便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通常他会穿着燕尾服，高昂着头，骄傲地登上台来，然后以皇帝一般至高无上的气度向他的臣民鞠躬——在他俯身向下的时候，他的头却依然向上仰着，脸上写着蔑视；身体的语言传达着一个信息：您瞧好吧，我不会让您失望。然后便转身、挥手：音乐响起……

但他是一个例外——切利毕达克。

他突兀般地出现了，那是1945年，像一个凤凰展翅高飞，腾空而出。他的脚下是一片废墟：这里昨天还是大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今天已经满目疮痍。就是在这种困境中走出了他：一个传奇般的成功跳跃者，一步跃到观众面前：Allegro con brio（充满活力的快板）。

打开门，一溜小跑着径直登上指挥台，俯身鞠躬。略微卷起的黑发向前翻着漂亮的波浪。简短的，简短得近乎象征性地原地鞠躬行礼，然后一个急速的半转身，短短的停顿，算是培养情绪吧。再然后便飞快地把双臂举向上方，用手捋捋有些蓬乱的头发，之后便是安静：正式演出开始。

就像电影一样，完美的指挥形象。他的形象正是这个行当

有代表性和典型的：如电线杆子似的苗条(如今人们会说：富于运动感、雅皮士、盖了帽之类)。尽管他个子很高，但人们还是觉得他甚至有些瘦小，这个年轻人不时摇晃着头，双手画着圆滑和美丽的曲线，手指像玩着魔法一般，好像是用麦森(Meissen)的瓷器指挥着芭蕾舞。转眼间他那紧攥的双手已向《降E大调“英雄”交响曲》砸去，或用“悲怆”搅得你虚脱，观众也就如灌下了迷魂汤整个儿地沉醉。他的双手上下纷飞着、跳跃着、舞蹈着、摇曳着，把眼前的乐队注入力的电流。



疯狂年代缩影

“这个年轻人好似暴风骤雨，用幅度极大的动作在指挥台上

热情地挥舞着，如同火鸟，不仅自己完全沉醉在音乐里，也把大家一起卷了进去。当他要乐队奋力狂奔时，他甚至会不时像驱赶牲口一样发出‘哧哧’的声音，他的指挥就是舞蹈！”——独奏定音鼓手、柏林爱乐乐团多年的董事会成员维尔纳·泰利欣（Werner Thärichen）如是说。

汉斯·彼德·施密茨（Hans Peter-Schmitz）曾经担任爱乐乐团的长笛手，他的评价是：“他就像一个年轻的天父显灵一般，修长伟岸的身姿，以每一个动作的魅力吸引我们，他是不折不扣地把音乐送到了人们的眼前，观赏他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人们总也讲不清他绕口的名字，干脆叫他“震颤大师”（Maestro vibrato）。

切-利-毕-达-克（Ce-li-bi-da-che），这五个音节曾令喜欢他的柏林人爱恨交加，人们总弄不清它们的正确发音，前面的C究竟是发“切”还是“策”？经常是读到后面已是满口唾沫。据大师自己讲，这个名字起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祖辈里曾有一位建筑师。“切利毕”的意思是“爱音乐的人”，看来是再贴切不过了。

然而能第一次就叫对他名字的人毕竟是少数，同学中大家干脆叫他“奇利”（Cilli），观众也都很快找到了他们自己习惯的简称“切利”（Celi），于是这个简称便成为了20世纪乐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符号，称谓着一个传奇人物的整个艺术人生。

切利：你是废墟中的觉醒者

你是一个大都会重创和毁灭的见证

你这巴尔干尤物正令无数柏林的多情女人迷醉

用你的举手投足和乌黑鬓发的滚滚云团掠过追随者的身边，撩拨他们的芳心

你的音乐分明碾碎了纳粹的残酷与恐怖



而立之年的切利毕达克

你是胜利者,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美

你是不可企及的馈赠

你是寻常日子里的奇迹

1945年12月世界历史刚刚为之一转,德国投降之后,一度是德国权力中心的柏林已经没有权力的影子。33岁的切利毕达克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展开。他的成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实现的——从一开始围绕着他的就有两个绝然对立的形象:神与魔,而这种冲突或反差又无情地成为他人生的主旋律和诅旋律(Leit-und Leidmotiv)。在破旧的电影院,在寒气袭人的剧场,在破败的首都柏林,人们为了贝多芬和舒曼排起长队,如同需要煤和食物,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无数的音乐会,伟大、辉煌如同凯旋。

谁能与之匹敌?!

他是不一样的指挥：他不指挥歌剧，因为歌剧不过是“闹闹儿戏，是艺术的杂种”。他是不同常人的大师，他竭力抵抗唱片业，瞧不上那些“带响的糕点”“肮脏”“自淫”。尤其他还是一个有着截然不同观点的人，甚至有攻击性，爱预言，直来直去，从不避讳。常人很以为然甚至趋之若鹜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浮浅的表象。他痛恨一切标榜，一切的粉饰太平，哪怕是人们公认的艺术丰碑，就连那些承载着丰碑的基座也不行。

尽管他也以“尊敬作曲家是指挥的天职”为训，但他仍习惯于摇撼这些纪念碑。他的言论时常在圈内激起波澜：

“柏辽兹作为创新者值得一提，作为配器家，他也同样绝对是富于革命性的，但他的和声知识欠缺，他甚至写不好众赞歌的和声。我能在柏辽兹那儿找出上百处错误的低音旋律和错误的转调，做到这一点只需一台钢琴和半个小时时间。柏辽兹以他丰富的作品显示他确是一位绕弯路的大师。可是如果您从慕尼黑飞往科隆您会取道莫斯科吗？”

“理查德·瓦格纳的心里有一颗小市民的虚荣心作祟，他希望世人都把他看成大作曲家和跨世界思想家(Weltendenker)，这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他把毕生的精力用来建立他的所谓‘整体艺术’王国，但所有这些不过是一个小市民的梦想。”

“彼得·柴科夫斯基是一位真正的交响乐大师，而在德国却是那样的不为人知。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末乐章的引子众赞歌处，长号的用法比起柴翁出神入化的手笔来简直是业余之极。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德国人真正悟出此道，只有这个民族的狂妄自大！”

“没有谁演释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德彪西、拉威尔会比法国人更糟糕，而没有哪个民族演奏莫扎特比德国人更差，他们的弓子太重！柴科夫斯基教会我们回归到宁静与简朴，我们做得怎么样？在俄罗斯他的故乡距离此要求最远。那里所发生的事情简直惨不忍睹，人们每天变换着方式谋害他。”

“古斯塔夫·马勒是一个不知深浅的人。他当然是一位配器和音色的大家，但也不过如此，比起他今天所享有的影响力和人们对他的崇拜太不成比例。他其实是一个方寸乱尽的人，不过是一个长着手脚的绦虫。他一味地追求宏大却全然不知自己完全力不从心。他总能写出美妙的开头，但却不知如何收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个总在说谎的人，一头野兽。谁要是敢说他理解了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么这个人的脑子肯定有问题，是个骗子。反正我可以没有马勒而活得很好。”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不过是一个绝妙的外行。他根本就不会正常地呼吸，他为弥补这个缺点找到的办法是不断地更新风格，所以他的不少东西其实缺乏风格。”

“阿诺德·勋伯格——如果也算是作曲家的话——简直愚不可及。他的作品听起来全都一个样。所幸他的影响并不深远，他的十二音体系连同他的追随者和布道者最后都如同落后的制度一样土崩瓦解了。事实上，十二音体系没有留下一件重要的作品，没有！为什么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

岁月留痕，自然也不会放过切利。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他除了依然保持着对艺术与人生的独特见解以外，已经变成了完全两样的人。

慕尼黑嘉思台（Gasteig）音乐大厅左边的两扇大门打开了，



最初,还看不到人,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位老者从外面缓缓地、小心翼翼地一步一顿地走出,这便是切利。80多岁的他吃力地挪动着双腿,迈上指挥台,他得用些时间了。从前,穿过乐师们的行列来到指挥台前的路对与他来说如同是一次展示,而指挥台便是个金色的天梯,一架送他扶摇直上、冲上荣誉与辉煌的天梯。

而又有哪一个指挥家不是最享受着这一刻呢?乐队和听众们早已经就位,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一当他出现,全场为之倾倒,欢声雷动。他身子转向了乐队:安静;他给出了手势,音乐响起。

[独裁者?我?暴君?不,从来不是!]

而切利今天已经不再用“进行曲”,只有拖步。他宽厚的身子缓慢地移动着,像是一寸寸地数着。燕尾服早已不合身,硬逼着把身子给塞了进去似的。但他舍不得更换,他甚至不愿太早地交去干洗,有些地方能见到污点。“我忠于这个伴随我多年、陪我经历了不少事情的伙伴,可不能像换汽车和汽油一样把它给换了。”

赶上哪天他又犯病了,双腿疼,像灌了铅似地沉重,他便得有人陪着,搀扶着。尤其是左腿的关节病。从居室到后台的路上总有人陪着。他每一次出现,观众便都要深深地松一口气:没事,老人家能行!

因为缓慢,从后台入口到指挥台的路途对于他来说几乎是漫长的,行走时他的头微微下沉,他已不在乎表现出负重感,他走路时高一脚低一脚,努力地平衡着穿过乐队,椅子的靠背、乐手的肩和手臂都能成为他的临时支撑。